

城乡规划设计中乡村景观的运用研究

齐向岩 林思捷

中联合创设计有限公司皖北分公司 安徽 阜阳 236000

摘要：乡村景观是自然生态系统与农业系统深度耦合的产物，具有生态、文化、社会经济等多重价值。本文在分析乡村景观本质特征与构成要素的基础上，明确其在城乡规划中的生态服务、文化传承及社会经济价值，提出区域景观格局构建、村落景观系统组织及景观要素设计引导等规划策略，并从规划编制技术、管理制度创新及社会参与体系三方面建立实施保障机制，为城乡规划中乡村景观的科学运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。

关键词：乡村景观；城乡规划；生态服务价值；文化传承价值；规划策略

引言：在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当下，乡村地区面临生态破坏、文化流失、发展模式单一等诸多挑战。乡村景观作为乡村地域的核心载体，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，更是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。城乡规划设计若能充分挖掘并合理运用乡村景观，既能保护乡村生态与文化特色，又能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，实现生态、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共进。因此，深入研究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。

1 乡村景观的本质特征与构成要素

1.1 乡村景观的生态本质

乡村景观的生态本质源于自然生态系统与农业系统的深度耦合。自然基底为农业生产提供物质基础，农业活动通过人工干预重塑地表形态，形成独特的半自然景观^[1]。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水土资源的循环利用中，农田水利系统既满足灌溉需求，又构成地表径流的调节网络。生物群落方面，农作物与乡土物种形成共生关系，既保障粮食生产，又维持生态平衡。地域性环境要素对乡村景观的塑造具有决定性作用。气候条件直接影响植被类型与农作制度，温带季风区形成季相分明的农田景观，干旱地区则呈现耐旱作物与防护林带的组合模式。地形地貌通过坡度、高差等参数影响土地利用方式，山地乡村发展梯田农业，平原地区形成连片耕作区。水文系统不仅决定灌溉体系布局，更塑造出滨水聚落的空间形态，河流两岸往往形成线性分布的村落带。

1.2 乡村景观的文化属性

作为农耕文明的空间载体，乡村景观承载着千年传承的生产智慧。从耕作制度到水利设施，从作物配置到家畜饲养，每个环节都蕴含着适应自然的生存策略。这种文化基因通过空间形态得以延续，传统村落的街巷布局往往与灌溉水系形成有机整体，公共空间节点与生产

流程节点高度重合。聚落形态是集体记忆的物质表达，宗族血缘关系决定居住组团的规模与布局，公共建筑的位置彰显社会结构特征。这种空间组织方式既满足功能需求，又强化群体认同。非物质文化要素通过空间实践实现物质转化。民俗活动在特定场地周期性展开，节庆仪式强化场所精神。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建筑营造紧密结合，地方材料的使用与构造方式形成独特风貌，这些文化实践持续塑造着乡村景观的动态特征。

1.3 乡村景观的构成维度

物质空间层由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共同构成。地形地貌提供景观骨架，植被群落形成生态基底，建筑肌理展现营造智慧。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特色景观格局，如江南水乡的河网密布与粉墙黛瓦相映成趣，黄土高原的沟壑地貌与窑洞建筑浑然一体。社会关系层通过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具象化。传统农耕制度决定土地利用模式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形成小规模均质化耕地分布。生活模式影响公共空间配置，游牧民族发展出可移动居住单元，农耕社会则形成固定聚落。邻里网络通过日常交往不断强化，街巷空间成为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。感知体验层涉及多维度认知过程。视觉审美建立在色彩、形态、比例等要素组合基础上，四季更替带来动态景观变化。场所精神通过空间叙事得以传递，特定地点的历史事件赋予独特意义。文化认同在景观体验中持续深化，方言、习俗等文化符号与空间环境形成紧密关联。

2 城乡规划中乡村景观的定位与价值

2.1 生态服务价值

乡村景观作为自然与人工系统的过渡地带，构成区域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。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通过多样化的生境类型得以实现，农田边缘的杂草丛生带为昆虫提供栖息场所，河岸缓冲带的植被过滤净化农业面源污染，不同海拔梯度的景观斑块支持物种垂直迁移^[2]。这种

生态复杂性不仅维持着食物链的稳定,更为基因交流提供通道,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。区域气候调节机制体现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尺度。微观层面,水体与植被通过蒸腾作用增加空气湿度,形成局部小气候;宏观层面,连片农田与森林的组合影响大气环流,调节区域温湿度平衡。这种调节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尤为重要,乡村景观的合理布局可减缓热岛效应扩散,降低极端天气带来的生态风险。水土保持功能通过景观格局的优化设计得以强化。等高线种植的梯田系统有效拦截地表径流,林草复合带减少土壤侵蚀,湿地景观调节水文循环。这些生态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形成协同关系,既保障耕地生产力,又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性,构建起区域生态安全的屏障体系。

2.2 文化传承价值

乡村景观是地域特色空间基因的天然存储库。传统聚落的选址布局遵循风水理论,街巷走向与地形水系形成有机呼应,建筑形制反映气候适应特征。这些空间密码承载着先民的生存智慧,通过景观要素的组合传递文化信息,形成独特的空间识别系统。传统营造技艺在乡村景观中保持活态传承。地方材料的运用与构造方式的创新,使建筑与环境形成物质对话。夯土墙体的呼吸性能调节室内温湿度,小青瓦的铺设形成独特的屋顶景观,这些技艺通过日常维护不断延续,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。乡土文化教育功能通过空间实践得以实现。节气农事活动在特定场地周期性展开,民俗仪式强化场所精神,方言歌谣与空间环境形成紧密关联。这种沉浸式文化体验使景观成为活的教科书,在代际传承中完成文化基因的传递。

2.3 社会经济价值

乡村景观的景观资本转化路径多元。自然风光与田园意象构成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,通过景观节点的精心设计,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。农业景观的季相变化形成动态观赏体系,民俗文化空间成为体验载体,这种转化既创造经济价值,又避免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扰。生态农业的景观生产力提升体现在空间效率优化。林粮间作系统实现土地立体利用,稻田养鱼模式构建物质循环链条,这些复合经营方式通过景观要素的合理配置,提高单位面积产出,同时维持生态平衡,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。社区营造的场所精神培育依托乡村景观展开。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强化邻里交往,文化地标的保护利用增强群体认同,传统街巷的更新改造促进社会网络重构。这种空间干预不仅改善物质环境,更在精神层面重建社区凝聚力,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。

3 乡村景观运用的规划策略体系

3.1 区域景观格局构建

生态廊道网络规划需以自然本底为基准,通过水文分析识别关键生态节点,结合地形特征确定廊道走向。山脉、河流、湿地等自然要素构成骨架,人工营造的绿道、防护林带作为补充,形成多层次、网络化的生态安全格局^[3]。这种布局既保障物种迁徙通道畅通,又为区域气候调节提供物质基础,同时降低自然灾害对乡村聚落的冲击风险。文化景观带串联强调历史文脉的空间延续。沿交通干线或水系脉络,将散布的古村落、历史遗迹、传统农耕区等文化资源点进行线性整合。通过景观标识系统设计、视觉通廊控制等手段,强化文化要素的关联性,使游览者在行进过程中获得连续的文化体验,形成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文化景观长廊。农业生产景观分区依据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进行功能划分。平原地区发展规模化粮作区,丘陵地带布局特色经济林带,滨水区域构建生态渔业区。分区边界通过自然地形或人工地物界定,内部采用差异化种植模式与色彩配置,既满足生产需求,又形成四季分明的田园景观,提升农业空间的审美价值与生态效益。

3.2 村落景观系统组织

公共空间序列营造注重功能与形式的统一。以广场等核心空间为起点,通过街巷延伸形成空间轴线,沿途布置井台、古树等节点元素,构建起收放有致的空间序列。这种布局既满足集会、交易等日常活动需求,又通过空间层次变化强化场所精神,使村落空间具有叙事性与认同感。街巷肌理延续更新强调对传统格局的尊重。保留主街走向与尺度,修复历史铺装材料,通过局部拓宽或节点改造优化交通流线。支巷处理采用“修旧如旧”原则,维持曲折有致的形态特征,同时完善排水、照明等基础设施,实现传统肌理与现代功能的有机融合。边缘空间活化利用关注村落与周边环境的过渡区域。田埂、河岸、林缘等边界地带通过植被配置、步道设置转化为休闲游憩空间,废弃宅基地经整理后改造为社区花园或小型广场。这些空间既缓冲人工与自然环境的冲突,又为村民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场所,增强村落空间的开放性与活力。

3.3 景观要素设计引导

传统建筑风貌控制建立分级保护机制。核心保护区严格维持原有形制与材料,建设控制区允许对破损部分进行修复性更新,风貌协调区注重新建建筑与历史环境的对话。通过色彩谱系制定、高度轮廓线控制等手段,确保新建元素不破坏整体风貌的和谐性。乡土植物群落配置遵循生态适应性原则。优先选用本地物种构建植物群

落,上层乔木选择抗风性强、遮荫效果好的树种,中层灌木搭配观花观果品种,地被层采用耐践踏草本植物。这种立体配置既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,又通过季相变化营造丰富的视觉景观,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场所。地域材料运用技法强调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^[4]。石材加工保留手工凿刻痕迹,砖瓦制作采用传统窑烧工艺,木材运用遵循榫卯结构原理。通过材料肌理、色彩、构造方式的创新组合,使新建景观元素既延续地方特色,又符合当代审美与功能需求,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乡土风格。

4 乡村景观运用的实施保障机制

4.1 规划编制技术保障

乡村景观规划的复杂性要求突破单一学科边界,建立跨学科协作框架。生态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,能够为景观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,例如通过生态过程模拟确定廊道宽度,借助社会网络分析识别公共空间节点。每个规划项目需组建不少于3个学科的专业团队参与。规划实施过程中需嵌入动态评估机制,定期监测景观生态功能、文化活力及使用满意度等指标,每年开展1次综合评估,依据评估结果调整规划策略,形成“规划-实施-评估-优化”的闭环系统。参与式规划方法强调多元主体在规划全周期的深度介入,通过工作坊、村民议事会等形式收集本土知识,将村民对场所的记忆、生产需求转化为设计语言,提升规划方案的认同度与可操作性。

4.2 管理制度创新

产权明晰是乡村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。需建立分类确权机制,对农田、林地、水系等生态景观资源实行集体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,对传统建筑等文化景观资源探索“所有权+经营权”分离模式,激活资源利用效率。生态补偿机制通过量化景观的碳汇、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价值,构建政府主导、市场参与的补偿资金池,例如对维护生态廊道的村庄给予财政转移支付,对采用生态种植方式的农户提供技术补贴。文化景观保护制度需制定分级分类标准,对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原真性保护,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记录、活态传承等方式延续,同时建立景观变更审批制度,防止开发建设对文化基因的

破坏。

4.3 社会参与体系

社区能力建设聚焦提升村民自主管理能力,通过技能培训、组织孵化等方式培育本土规划师、文化传承人等关键群体,每个村培育3-5名核心骨干,形成“自下而上”的景观更新力量。公众监督参与渠道的畅通依赖于信息公开与反馈平台的搭建,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景观规划数据库,实时公示项目进展,设置线上意见征集模块,确保村民对规划实施的知情权与监督权^[5]。跨利益主体协作平台通过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村民的对话机制,协调不同主体在景观开发中的利益诉求,例如成立乡村景观发展联盟,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,推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。每个乡镇至少搭建1个跨利益主体协作平台。

结束语

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科学运用,是平衡乡村发展与保护的重要途径。通过构建全面的规划策略体系,从区域到村落、从整体到要素进行系统设计,能够有效保护乡村生态、传承文化基因、促进经济发展。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为规划落地提供坚实支撑,激发多元主体参与,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。这一系列举措有助于塑造独具特色的乡村风貌,提升乡村居民生活品质,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,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黄思涵.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运用分析[J].现代园艺,2024,47(24):123-125.
- [2]雷超.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运用分析[J].低碳世界,2023,13(5):85-87.
- [3]吴哲昊.探究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运用[J].数字化用户,2024(20):196-197.
- [4]刘枝星.乡村景观在城乡规划设计中的运用分析[J].装饰装修天地,2023(6):82-84.
- [5]罗劲松.风景园林设计中乡村景观的运用探究[J].建筑·建材·装饰,2022(22):139-141.